



传统文化里颜色之名大有玄机

名大有玄机，包蕴自然天地和诗情画意。
『月白』竟然不是白色？『雪青』跟雪也没有关系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颜色之

月白并非白 而是微微发白的蓝色

在中国人心目中，白是一种冰清玉洁的颜色。故而，“素衣”（白衣）常代表高尚、纯洁的德行，“缁衣”（黑衣）则代表德行的染污。“京洛多风尘，素衣化为缁”，一片道德沦丧的惋惜声；“素衣莫起风尘叹，犹及清明可到家”，则反用其意。

白衣男女，常常是人们倾慕的对象。《诗经·郑风·出其东门》里有“缟衣（白衣）綦巾（绿巾），聊乐我员”“缟衣茹蘋（红巾），聊可与娱”之句，就是男子对白衣女友的示爱。

“白”有很多种，花的白，月的白，在古人看来，都别有诗意。“梨花怒放一树白”，据说是李白七岁时写的诗句，已初露峥嵘气象。温庭筠的“满宫明月梨花白”，则引起了较真儿者的争议：“梨花本来就是白的，说它干什么？”

月的白在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里，是“东船西舫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月白”，是美妙琵琶声的余音袅袅；而在欧阳修的《采桑子》里，则是“十年前是尊前客，月白风清，忧患凋零，老去光阴速可惊”，是岁月流逝的呼啸声。古人虽有“月白”的颜色名，但月白其实并非白色，而是微微发白的蓝色。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的清代皇家服饰，其中一件附有标签——“月白”，就是这种浅蓝色。

雪青色其实是一种偏冷的紫红色

在传统文化中，“青”与“碧”可以说是内涵最丰富的颜色。“青”在不同语境中，常代表不同的颜色。在彩虹“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”的色谱中，它是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；在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中，它是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靛蓝色；在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中，它代表的是黑色；而在“青青河畔草”中，它又代表绿色。

青的衍生色彩——天青色，是一种略显神秘的颜色。据说唐五代时期，后周的柴世宗命人烧造一批瓷器。负责此事的官员向皇帝请示，问要烧制成什么颜色，柴世宗批复道：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——仿照雨过天晴的颜色，把瓷器做出来，于是后世便有了水一般青润的汝窑瓷器。

这“雨过天青”的颜色，不知道难倒了多少工匠。传说当时匠人都选择在阴雨天烧制天青釉，这是因为天青釉需要较高的温度，而古人无法掌控环境，无法制造烟雨天气的温度湿度等环境，所以只能等空气湿度大的烟雨天才能烧制成。另一种解释认为，天青色必须是雨过日出时天空的颜色，古人为参照颜色是否精准，每次烧窑只能等待天降大雨，在雨过之后再将烧好的瓷品，同天空对比。

中国传统色彩中还有一个特别的“雪青”色。雪青虽然名中有“雪”，也有“青”，但既非白色，也非青色，而是一种偏冷的紫红色。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中，“林黛玉”便穿过一套雪青比甲外罩，加浅绿薄纱中衣，搭配白色长裙，灵动又飘逸。

“碧”也是一种有故事的颜色。“碧”原指一种青绿色的石头，后来常形容青绿色。春天由于气温升高，水中藻类大量繁殖，水的颜色会变成青绿色，于是诗人们常把这时的水比作碧玉。杜甫《绝句》中有“江碧鸟逾白”，白居易《忆江南》中有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韦庄《菩萨蛮》中有“春水碧于天”，描写的都是这个自然现象。

“碧”色中有一种“天水碧”，顾名思义，是像天空与绿水的浅青色。这个名字据说是南唐后主李煜起的。南唐时，宫中流行绿色，宫女和妃子不仅争着穿绿色的衣服，还亲自动手印染。一次，一个妃子染色时，把没染好的绿色丝帛忘在外面晾了一夜。这本来是个失误，却没想到丝帛沾上露水，绿得更加鲜艳通透。李煜得知此事，说：“既然这种色彩是天上之水染就的，就叫天水碧吧！”欧阳修后来有词曰“夜雨染成天水碧”，给这种颜色又增添了几分诗韵。

为何会有“跪拜在石榴裙下”的说法？

中国传统色彩的命名，既取法造化自然，又不离烟火人间。比如，闺房中的色彩，不仅明媚多姿，而且饱含风情。

美人乌黑的秀发又被称为“绿云”“青丝”“云鬟”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说：“绿云扰扰，梳晓鬟也。”苏曼殊有诗：“淡扫蛾眉朝画师，同心华髻结青丝。”苏轼有词：“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。”这里的“青”“绿”，指的都是黑色，“云”比的也是乌云。

“翠”和“黛”是女子眉毛的颜色。“眉翠薄，鬓云残，夜长衾枕寒”，温庭筠笔下相思的寂寞女子是懒于画眉梳妆的。“浓黛轻红点花色，还欲令人不相识”，梁元帝萧绎笔下的美艳妖姬则往往浓妆艳抹，“黛”是古代妇女画眉所用的青黑色颜料。

在女子的梳妆匣中，胭脂必不可少。胭脂是一种红色的颜料。宋徽宗描写宫女化妆，其中就有涂胭脂一项：“裁剪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胭脂匀注”。美丽的花儿和着雨露盛开、凋零，也常被拿来和美人的胭脂作比。我们言及女子，常说“红颜知己”，“红颜”便是胭脂之色。

女子的唇色，也往往鲜艳妩媚，被称为“樱桃小口”或“绛唇”。白居易写自家歌舞伎，说：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”樱桃小口，不仅小巧，而且红润。南朝江淹咏美人，则说：“白雪凝琼貌，明珠点绛唇。”唇红肤白，那就是绝世佳人，后世的词牌名《点绛唇》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
至于女子的服饰，那就更多彩了。“单衫杏子红”，大概是橘红色；“缣罗不著素轻容，对面教人染退红”，大概是浅红色；“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”，则是草一样的碧绿色。不过，在所有的色彩中，石榴色可能是女子最钟情的颜色。据说，石榴色是血红的颜色，是由石榴花染成的色，这种颜色的裙子就叫石榴裙，梁元帝有诗曰：“交龙成锦斗凤纹，芙蓉为带石榴裙。”女皇武则天也写过一首诗：“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常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”在关于唐代石榴裙的传说中，还有一个典故：据传天宝年间，文官众臣因唐明皇之令，凡见到杨贵妃须行跪拜礼，而杨贵妃平日又喜欢穿着石榴裙，于是“跪拜在石榴裙下”成为了崇拜敬慕女性的俗语。

了解了这么多传统颜色，你钟爱哪一种？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故宫藏月白色泰西纱常服袍



辽宁省博物馆藏《簪花仕女图》局部 图中仕女所穿的是唐代流行的石榴裙